

陈子善：说不尽的张爱玲

□ 本报记者 张九龙

>> 旧报纸里翻出《小艾》惹张爱玲抱怨

瘦瘦高高、一脸谦和，陈子善跟人们印象中象牙塔里的大牌教授有很大区别。作为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文学资料与研究中心主任，同事、学生给他最多的评价是“好玩”二字。新浪微博上陈子善有96万粉丝，而他更新最日常的内容，是家里一只叫做“多帅”的猫咪。

陈子善不热衷于找项目，不写一本正经的论文，不出玄而又玄的理论书，爱讲课、收藏书、翻旧报纸。他的课学生总是很爱听，即便从来不用讲稿，他所讲的内容仍十分有条理，因为这些知识已经在他脑子里沉淀了几十年。

陈子善生在上海，长在上海，又跟上海的现当代文学研究打了一辈子交道，身上也浸润了海派文人的特质——做事认真，做人洒脱。

1976年，他从上海师范大学毕业后留校，本来是分在写作教研室的，后来因为对鲁迅感兴趣，主动申请

调到了现当代文学教研室。在参与《鲁迅全集》注释工作时，陈子善又对鲁迅和郁达夫的微妙关系产生了兴趣。《郁达夫与鲁迅》，这是陈子善自己编的第一本出版物，当时售价只有两毛多钱，但是收纳了他能找到的几乎所有资料。从此，陈子善形成了自己的研究路数，即从搜集史料入手去研究文学史。此后几十年，他对张爱玲的研究也遵循了这个方向。

如果有一份20世纪最受关注的中国女作家榜单，张爱玲绝对是排在前面的。可在30多年前，国内还没几个人听说过这个名字。自从1952年到海外，张爱玲便淡出了国人的视野。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，《收获》杂志刊登她的《倾城之恋》时，大家还以为是又一个“文学新秀”冒了出来。

起初，陈子善对张爱玲的作品并没有一见钟情，甚至连眼前一亮

都谈不上。那时，他正在关注周作人、梁实秋，都是现当代文坛的大腕，张爱玲尚难登文学史的庙堂。

汇编《周作人集外文》时，偶然间，他在旧报纸上翻到张爱玲的一个短篇小说《小艾》。陈子善做学问就像一个现场勘查的侦探，遇到些蛛丝马迹的新发现，便觉得兴奋不已：怎么回事？张爱玲还有文章散失在外面？于是，这位“侦探先生”矛头一转，开始组装张爱玲的文学拼图。

发现《小艾》后，他复印了一份，寄给了香港《明报月刊》的编辑黄俊东，一位新闻学史料的研究者。1987年1月份，《明报月刊》元月号刊发了《小艾》及陈子善的文学评论，后来台湾地区的媒体也转载了。

当时，张爱玲还健在。张爱玲是个特立独行的女作家，对自己要求甚高，因为对早年创作的这篇文章不太满意，她打心眼里并不希望别人再看到这个作品，没想到又被人搞出来出

版了，惹得她很不高兴。后来，她在一篇文章中曾抱怨此事。

一个研究者，没见过张爱玲，倒先把张爱玲给“得罪”了。对此，陈子善觉得，自己有责任把这个东西挖掘出来研究使用，并不是有意跟张爱玲过不去。这个小插曲之后，陈子善结识了张爱玲的姑父。张爱玲的书后来在内地出版过两本，都是张爱玲的姑父代理的，其间，陈子善也曾经帮过一些忙。

张爱玲的最后一本书《对照记》出版之后，陈子善向张爱玲的姑父表达了一个心愿：希望能得到张爱玲《对照记》的签名本。后来，他果然收到了那本书，只是没有签名。那本书是张爱玲亲自让皇冠出版社寄给他的，信封上还写着“张爱玲嘱记”的字样。张爱玲是个怕麻烦的人，虽然没签名，但也不算给了陈子善一个面子。这是两人唯一的来往，也是“相逢一笑泯恩仇”了吧。

>> 老电影里寻回散佚剧本《不了情》

对作家而言，拥有几个专业水准的研究者做“粉丝”，也许并不是坏事，有时还会有意外惊喜。

上映于1947年的电影《不了情》曾经风靡一时，无论是观影民众还是报道影评，对《不了情》的评价都不错。张爱玲是电影剧本的作者，她对自己这部电影剧本处女作比较满意，后来根据电影整理出了中篇小说《多少恨》。

但是在很长时间里，电影《不了情》销声匿迹了，人们不知道哪里还能找到相关影像资料。上世纪70年代，《多少恨》重新在台湾发表时，张爱玲曾经写过一个前言，推测《不了情》可能找不到了，言语间流露出遗憾之情。上世纪90年代，香港的研究者曾到北京寻找电影《不了情》下落，也没有什么结果，失望而归。

几年后，广州俏佳人文化传播公司出版“早期中国电影(1927—1949)经典收藏”，电影《不了情》才奇迹般重见天日。陈子善听说后喜出望外，赶紧找了来，然后根据电影整理出了《不了情》的文字剧本。

这个剧本是根据电影还原出的文字对白，虽然与原稿还是有距离，但已是难能可贵，也算了却了张爱玲的一桩心病。后来，张爱玲发现陈子善并没有其他的目的，态度发生了微妙的变化，便也把陈子善发掘的一些文章收进了她晚年的书里。

上海常德公寓曾是张爱玲生活过六年多的地方，包括小说《倾城之恋》《金锁记》和电影剧本《不了情》在内的诸多名作都创作于这间公寓。2005年，听闻上海市静安区政府

为故居挂牌，陈子善前去拍照，准备充实自己的“张爱玲资料库”，不料一眼就在纪念牌文字里发现了三处史实错误，随即在媒体撰文指出。

文章发表后不久，文化局就替换了新的纪念牌上去，把内容作了修改。多少年来，常德公寓几经修缮，纪念牌从无到有，中间更换了好几回。陈子善把每一次的变化记录下来，隔几天来这栋旧楼走走，就像看望一位老朋友。

即使对“张迷”来说，张爱玲也是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存在。张爱玲性格特立独行，她不加入集体的行动，从不参与任何一个文学社团或文学团体。她做人率性而为，直言自己写小说写文学就是为了谋生。工人做工，农民种田，张爱玲就是写文章，卖文章为生。因此，她始终保持

着自己特有的风格，这种风格也吸引了很多读者。

只可惜，张爱玲一生都在写作，却很少谈论自己。她没有写过自传，也没有披露过自己感情生活的经历。很多人关注张爱玲，往往是对她及胡兰成的生活和情感经历感兴趣，陈子善却对这些花边新闻不“感冒”，甚至刻意回避。他觉得，想了解张爱玲这个人，只能通过她的作品去了解。“对任何作家来说，读他们的作品是第一位的，而读传记和研究作品是第二位的。”

向来声称爱张爱玲的人多，能真正认真阅读所有作品的人少。至于像陈子善这样，三十多年时间里，把张爱玲每一篇文章、每一封信，乃至每一则小报报道都时时记挂在心上的，恐怕寥寥无几。

>> 挖掘史料是一种价值回归

“在新文学发展的进程当中，张爱玲是一个重要的标志，又是一个特殊的存在。”陈子善表示，五四运动以来，新文学作家们对传统的文学基本是全盘否定的态度。但张爱玲不是这样的，她是从传统的文学当中吸取养料，融合新旧文学，交汇新旧意境，一股脑儿用到自己的创作当中，形成了独特的风格。在那个强调山头、队伍的时代，她能保持自我，没被潮流淹没，单凭这一点，还不值得关注吗？

《沉香屑》《金锁记》《倾城之恋》时期，张爱玲把自己藏在人物背后，到了美国晚期的《雷峰塔》《易经》《小团圆》，她开始写自己。写来写去都是同样的事，但于张爱玲却是文字下的万般风情。男女、女人、父母子女、主仆……她在作品中写尽了

她所熟悉的一切人际关系，无不彻骨清醒到残酷残忍的境地。她的笔下，关系背后并非感情，是赤裸裸的世相。

正因如此，时隔几十年，人们仍然爱读张爱玲的作品。纵使社会生活场景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，但是人性的本质总能超越时空限制。“她写的是日常生活，不是宏大的叙述，一般的读者会感到比较亲切。”

荣休仪式上，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殷国明直言，现当代文学研究正处于瓶颈时代，文学虽然繁荣，但也面临价值的失落。陈子善对“史料时代”的开创做出很大贡献，用扎实的史料研究将文学推向新的高峰。

“史料时代”的另一面，则是学界对现当代文学研究“史学化倾向”的质疑。在陈子善看来，“时代”“倾

向”“学派”都只是虚名，文学研究首先应回归到文本上，挖掘不为人们所熟知的文学作品，是文学研究的前提。陈子善告诉记者，“这并非我们的创举，老先生们一直是这么强调的，这是一种价值回归，研究者应当踏踏实实去做好基础工作。”

虽然退休了，陈子善对张爱玲的“喜爱”和关注并没有就此画上句号。研究了三十多年，他仍然期待找回更多的张爱玲作品遗珍。“鲁迅研究了这么久，尚且难保有遗漏，何况张爱玲的研究正处在上升期。”

即便做完了整理工作，张爱玲的研究还有很大空间。张爱玲以小说、散文著称，其实她也是一批优秀的电影剧本、评论存世，对于这些作品的阐释，足够再挖掘三十年。

情人眼里出西施，陈子善眼里

满满都是张爱玲的研究点。比如研究鲁迅，一直研究到鲁迅的父亲、祖父，张爱玲也可以这样研究；张爱玲的作品被翻译成法文、德文，海外读者的评价可以挖掘；张爱玲的古典文学造诣极高，绘画水平也不凡，同样值得关注。

生前身后，张爱玲对现当代文学来说都是个“异类”。她身上总是充满了谜，永远徘徊在争论两端。在不同的时代，她的作品连着她的人生都在被不断复写、补白和重构。看来，虽然有关张爱玲研究的话题越来越多，各种学术论文、文学评论层出不穷，但是这座“富矿”，似乎还远没有开采完。

“张爱玲热”还会持续下去，而痴迷于张爱玲研究的陈子善，也将继续他的拼图之旅。